



敖长福

鄂伦春族,1940年出生。国家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小说集《猎刀》、报告文学集《昨日的猎乡》。小说《猎人之路》曾获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并被收入大学语文教材。电视剧《天神不怪罪的人》获第十二届电视剧“飞天奖”等4个奖项。

嘎仙遐想

□ 敖长福(鄂伦春族)

在那峭立的岩石下,阿里河流淌着从大兴安岭山脉的伊勒呼里山由北向南汇入甘河,全长一百五十多公里,阿里河镇就在阿里河和甘河的汇合处。

眼望飘逝的白云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我的思绪沿着鲜卑人的遗迹,回溯久远的年月,起伏的神思在心海中泛波。

作为鄂伦春人,多少年了,我梦想去完成一部阿娇儒^[1]神话,大鲜卑山绵延的山岭林海,烟云缭绕承载历史时空……苍茫的林野中,身扎皮张的远古鲜卑男女持着棍棒、石块儿,在林中喊着结队而行……在这寒冷的冻土地带,兴安岭之王以他们艰难步履,具有森林气质的魂魄,正在塑造出北国边陲独有的风光。大鲜卑山嘎仙洞,北方原始森林哟,让我们一睹过去那艰难而悲壮的旅程吧。

有人说,远古时他们从温暖的华夏中原走来;有人说,他们曾在扎赉诺尔定居过;有人说,他们其中的人又越过那时和大

陆连在一起的冰封的白令海峡而远迁……各种猜测和推演的依据,是这些人及他们的后裔曾在这里留下的足迹。他们却在鲜卑山——今日大兴安岭广袤的莽林生活过,创造出灿烂的文明,繁衍出优秀的子孙。

走出森林的鲜卑人出现在风云变幻的历史舞台,使华夏民族生机勃勃。留守在鲜卑人祖洞的鲜卑人后裔,是今天血缘最近的蒙古族、鄂伦春族、锡伯(鲜卑)、达斡尔、鄂温克、赫哲等民族。瞻仰鲜卑人历史的遗迹,寻找鲜卑人的历史英杰,了解鲜卑先民的故事及遗风,感受鄂伦春族的风情,也许这就是嘎仙洞石墟的魅力。

思绪穿过时空隧道,我仿佛看到了远古时代的阿娇儒——祖母神。

她在莽林中,与披着和绑着简陋皮张的人们在林中行走着,林中猛兽的吼叫声连连传来。人们“嗬嗬”地喊叫着,用木棒敲打着树杆并投掷出石块,恐吓和驱赶着野

兽。不料刹那间,电闪雷鸣,树木起火燃烧,人们惊惧地叫喊着……大雨滂沱,暴涨的河流水势甚急,漫上河岸,奔来的人们无助地看着漂着枯枝落叶的河水。阿娇儒——那时她还没被后人奉作祖母神,还是个年轻美丽的女子。她怔怔地看着湍急的河流。猛兽的叫声越来越近了,闪电大雨中的孩子在哭喊着……阿娇儒把头顶上遮雨的皮张拿下,拧干浸湿的水,搭在那个孩子的头上。她脱下皮张,只剩下皮裙走下河去。激流淹没了她的胸口,她一个趔趄,几乎跌倒在水中。她回头望去,河岸上是人们恐惧、担心、期待的脸庞。她抓住漂过来的枯枝,拄着向对岸涉水而去……人们肩扛着孩子,拉着女人,护着老人涉水相继走向对岸。涉过河岸的阿娇儒休息片刻,透过雨帘朝前边望去,仔细地辨认着,高高耸立的石壁,山坡上的石阶在雨雾迷蒙中现出些轮廓。

她把淋湿的长发绕到颈上,拄着木棒朝山脚下走去。

山脚下,阿娇儒向山洞上边看着。猛然间,一道闪电划过,洞口与石台上被闪电的弧光笼罩。阿娇儒的手从脸上移开,她看到洞口的石台上冒起烟雾。走上石阶感到灼热的阿娇儒停了下来,好奇地看着那天上降下的神火。她虔诚地跪拜下去。她站起身小心地走过火堆,走到洞口,朝里边张望着。洞口灌木、苔藓丛生,洞内幽暗。瑟瑟发抖的阿娇儒想了想,又试探着走向火堆。她举着燃着的两根枯枝走进洞内,人们惊恐地看着阿娇儒进入山洞,发出惊呼……枯枝暗红的火炭照着阿娇儒的脸,她的眼睛巡视着洞内。

云收雨散,天边现出一道彩虹。奔出洞口的阿娇儒欢笑着向山下的人们招手呼唤着:“雅布勒!雅布勒!”这句话是鄂伦春语,

是“走”的意思。鄂伦春人的远祖及至二十世纪初,从未停止过他们跋涉的脚步。在东至大海中的库页岛,南至长城,西至蒙古高原,北至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都留下了他们开拓的足迹。鄂伦春人的远祖,或许是从南方迁徙而来的古人类,或许是这里的土著扎赉诺尔古人类,或许是生活在中原的汉族先民。据《新唐书·表》所载,“黄帝二子冒意,传及元魏宣帝推演”。大鲜卑山即今大兴安岭,这里的古人类,就是鲜卑人的先祖。

阿娇儒的神话时时牵动着我的思绪。

阳光照进洞中。洞中的炭火将烬,地上铺着皮张,醒来的人们扶老携幼,走出洞外……阿娇儒站在石阶上,石洞中走出手拿棍棒、石标枪、晃动着拴着皮条石锤的男人,拿着皮口袋,背着粗糙简陋桦皮篓的女人……男人女人们来到阿娇儒的面前,听着阿娇儒的吩咐……两个少女走到阿娇儒的身边。这是阿娇儒的两个女儿——相传一个是畜牧神,一个是草药神。

阿娇儒和女人们在采集着柳蒿芽、黄花、百合等野菜……阿娇儒从远处的林边看着,呼唤着——她的小女儿在采着不同的草药,放在口中品尝着。阿娇儒的大女儿拿着枯枝,小心地来到一个土丘前,用枯枝拨开灌木,看到了洞口。她把手伸进洞中,一只小狗崽出现在她手上,随后,另一只小狗崽爬了出来……小狗崽向母亲的乳头拱着,舔着溢出的奶水。

很多女人在篝火前围观着。火堆余烬中,阿娇儒用木棒拨开火烬,一只完好的陶罐出现在眼前,人们发出欢呼。落日里,阿娇儒欣喜地望着陶罐,欣赏着自己的发明创造。

石洞壁上插着的火把向洞内延伸,石洞地下铺着的兽皮上躺着鼾声起伏熟睡的

孩子们。石洞的中部地下兽皮上是男女交媾的人们,在石洞顶部,阿娇儒正和那个男人交合,山洞中男女生命激情在吟唱……

莽林涛涛,云卷云舒,长空雁阵,花落花开,更迭的四季中又迎来了春天。

峡谷原野上,拓跋毛与同伴围猎麋鹿。几只飞出的石羽箭射中了麋鹿,拓跋毛向



阿娇儒炫耀着手中的弓箭。

石洞下小河两岸沐浴在晚霞的光辉里,河两岸是鲜卑人的聚居地。林间空地上,已建起许多半地下的圆形房舍,那是鲜卑人最早的“仙人柱”了。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诗经》的这首诗,记录着先人们的发明创造。生活在这里的鄂伦春人的祖先鲜卑人生息繁衍,学会了制造和使用石器、陶器与狩猎工具,创造了母系社会的文明。随着拓跋毛的出现,

标志着父系社会的来临,鲜卑民族称谓见诸于史册。大鲜卑山为朝鲜语与汉语的结合,西伯利亚则纯为鲜卑民族——鲜卑利亚。部落联盟之前的鲜卑人,可推断出曾生息在西伯利亚与在内外兴安岭的广阔地域。

拓跋毛走出石洞,朝林间雪野上望去,

石洞前的篝火正旺,营地间几堆篝火的光亮中,朦胧出现人们居住的营地。他仰面望着天空,纷纷扬扬的雪花落在他身上。几个穿着皮衣的男人拿着石镞标枪,肩负弓箭列队巡逻……远处雪原上很多异姓氏族的男人们拿着武器在林间停下,观察着远处的村落。突然,异姓族人发起攻击,他们将标枪投出,射出箭矢……篱墙内的男人被击中,袭击的人跃进篱墙内,与村落的人搏斗起来。女人被袭击者擒住,塞入皮袋中扛走。互相搏斗厮杀,房舍在燃烧。拓跋毛手执木槌,和男人们奔下石洞石台,狂吠的犬群随着他们跑向村落,老人和女人们持着木棒和弓箭,排列在石洞石台上助威呐喊,所向披靡的拓跋毛率领部族冲杀,袭击者被赶出营地。

人们那时还没有明确的领地概念,氏族部落间之征伐,来自于父系社会的族外婚引发的对女人及财货的掠夺。也许拓跋毛世居的祖洞很像是华夏汉朝的京都吧,使后来的许多氏族都想占据这里。这是社会的进步,是鲜卑人思想意识的更新。阿娇儒祖母神繁衍出的子孙们,到了拓跋毛时代,已繁衍出很多姓氏部族,于是,部落间的兼并战争将无可避免。在炎黄子孙的历史上,各个民族都在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这样的悲喜剧。

“毛”为氏族之意,今日鄂伦春语的“莫昆”,就是其音转,依旧保持着鲜卑先民的语意。拓跋毛的时代“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拓跋氏部落联盟建立。其后又过了五代人,史称宣皇帝推寅出现了。“推寅”这一鲜卑语,为“能钻研、会算计、有谋略、善筹划”之意,至今在东北民间汉族俗语中仍在使用。《楚辞·大招》“小腰秀颈,若鲜卑只”,证明出自于东胡鲜卑人,于西周时期已经存在。在拓跋毛统治部落联盟时期,大约处在公元前二百年的秦朝。

在大鲜卑山丛林中,推寅率领着部族在山林中穿行,驯鹿驮着孩童、老人及物器行进。驻足山巅,推寅凝视着那连绵起伏的苍茫林海……

据《国语·晋语八》所载,大约是周初,乌丸亦称乌桓,与鲜卑原是东胡部落联盟较大的部族。又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所记:匈奴破了东胡一部,被掳走成为匈奴成员;一部分臣服匈奴留在东胡最初的故地,即大兴安岭南麓,西拉木伦河与乌丸山一带;其他部分人远涉大鲜卑山的中部和北部以居,成为鲜卑。

推寅在石洞内跟中原商人喝着山果酒,女人们端上用陶盆盛的鹿肉,用桦皮碗装的鹿奶。中原商人将青铜剑献给推寅,另一个中原商人展示他们的青铜小刀,割着鹿肉,分送给众人。两个中原人拿出火镰火绒,引燃火种,并向推寅展示着铜钱、银两、铜镜,讲述着山外的事情……

乐于接受先进文化的推寅,深感大鲜卑山中地僻天寒,夹在柔然、丁零、地豆、契丹中生存的艰难,部族难以发展,于是,推寅领着鲜卑拓跋氏开始南迁草原,寻找适于生活的乐土。

大鲜卑山烟火缭绕,鼓声沉闷,萨满跳起舞蹈,祭祀木架上摆放着野牲。拜伏在祖

洞阶下的推寅,率领部族离开祖洞,留守祖洞的部族挥泪为他们送行。一个老者把几块桦树结送给推寅——那是鲜卑人挖空了的树结,里边保留的是火种。天空飞过北飞的雁群,鲜卑人在林莽间开辟路,艰难向着南方迁徙跋涉……

拓跋鲜卑走出了山林,来到孟根高勒河畔(现额尔古纳市的森林草原相接地带)驻足,这里成为他们迁徙的第一“驿站”,在这里,他们大约生活了二百年。随后,他们又向西南迁徙,学习游牧于大泽四野,即今呼伦湖周边的瀚海草原,在匈奴人的故地居住下来,休养生息,积蓄力量。

烟波浩渺,丽水长天,鱼鸥飞翔,芳草凄迷,草原上是满川的牛羊和放牧的鲜卑人。女人们在瓦瓯边忙碌着的,晾晒鱼干和煮鱼。矫健的鲜卑骑士们呼啸着在草原上掠过。

敕勒川下的战场,汉武帝的军队正在与匈奴激战。挥舞的汉军军旗上镶着“卫”字、“霍”字。败北的匈奴军,追杀的汉军。汉军在敕勒川击败匈奴,次年又北击匈奴,追至大泽草原。

狼居胥山的刻文,记录着匈奴由此向西北远遁。大泽四野居住的鲜卑人有了更宽裕的生存空间。那时的鲜卑人,心怀着更广阔的天地,学习接受着能使鲜卑强大的其他民族的所有信息与长处。去中原逐鹿吧!推寅一定会这样想的。鲜卑人对捉鹿可不陌生。

一望无际的大泽山岗边,木栅圈起石块儿,壅土成堆,石土堆上插着簇簇翠柳随风飘动。汉军和鲜卑骑士纵马奔山岗,弯弓搭箭竞相射柳,一片欢腾叫好的阵势。

《匈奴列传·鲜卑传》所载的鲜卑射柳习俗,今日在蒙古族及北方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民族的敖包会上,仍能见到千

百年前的遗风。

阿敦楚鲁草原石林,病重的老人拓跋诘汾伸出枯瘦的手,向屋外指去……拓跋诘汾握住父亲的手,含泪点头。拜伏而起的拓跋诘汾回眸,眷恋地望着石林、石屋和四野的墓葬,他决然上马,催马率部族而去,翻踏的马蹄,滚动的车轮卷起一路尘烟……

拓跋鲜卑南迁大泽史称第一次迁徙,又称为“畜牧迁徙”,从此,鲜卑族由单纯的狩猎转入半猎半牧经济状态。推寅率领的鲜卑人完成了走出山林的使命,他们的子孙又在这里大约传至七代,传至拓跋邻,后又传其子拓跋诘汾。奉东汉献帝诏命,再次南迁。《魏书·序记》所载:“圣武帝讳诘汾,献帝命南迁。山高谷深,九阻八难……历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敕勒川,黄河河曲成为了鲜卑人新的家园。

“诘汾无妻室,力微无舅家”。拓跋诘汾英年早逝,享年三十七岁。也许是鲜卑人那不能淡忘的祖洞与山林情结,使他们对石刻石雕的佛龕情有独钟,创造了恢弘灿烂的民族文化。拓跋诘汾与“仙女”所生之子力微继承父业,开始了新的开拓。

黄河河套,百亩阡陌上,鲜卑人在稼穡。播种着谷物,收割着庄稼,田野那边的绿树红花,小桥流水人家……一抹黛色的阴山,牛羊满川的绿野,鲜卑人牧放着畜群,毡房散落在原野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鲜卑人在匈奴故地定居下来,生产和生活发生着变化。鲜卑人接受着新事物,而黄河以北,黄河两岸至江淮居住的人们,也大量地汲取着鲜卑的文化,感受着鲜卑民族的勃勃生机。北魏孝文帝的改革是鲜卑人融入中原文化的巅峰,书写着华夏民族的构成与基因的遗传。然而,同华夏大地的

各民族一样,集权与地域之争不可避免,华夏大地烽火连绵。在华夏的北方,狼烟四起,攻城的军兵手执盾牌大刀踏上云梯,城墙上落下滚木礮石,天子戎装的拓跋珪乘在马上指挥着进攻的队伍。经过五代十六国的纷争,南北朝的历史时期形成。公元39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王朝,迁都平城。

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公元433年,拓跋焘举行盛大庆典,各邦来朝,乌洛侯国朝贡向拓跋焘讲起大鲜卑山的灵异之事。乌洛侯之西北有北魏先帝旧墟。其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内有神灵,民多祈请。这个消息让拓跋焘非常惊喜,即刻派中书侍郎李敞率舞乐僧众,前往祭拜。

云冈大佛前,鼓角声声,猎猎旗帜。乘在马上的李敞、库六官及乌洛侯朝贡使节以及军队护卫的车队,乘车的乐人、僧侣、工匠等向大鲜卑山进发。瀚海大漠,嘹亮的雁鸣,北飞的雁阵,祭祀队伍在长城下行进,塞外草原,招展的旗帜下,李敞与库六官策马而行。

从拓跋鲜卑部族走出山林建立王朝,岁月已过去数百年。一代代人忙碌着开疆创业,渐渐淡忘了对大鲜卑山的思念。朝奉的乌洛侯使节带来的石墟祖洞的信息引发了鲜卑人寻根祭祖的情怀。今天的人们无法准确猜测出拓跋焘当时的心境。但是,当我们审视历史就会发现,强大的北魏王朝,此行不仅仅是祭祖,更兼有彰显国威、扬威抚远的韬略。公元431年拓跋珪攻占夏国都城平凉,俘王连昌,用兵柔然,迫其北逃。此时的北魏已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结束了中国北方一百多年十六国纷乱的局面,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民族的融合。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大漠山林祭祖之行,正恰逢其时。

大鲜卑山,升腾的火堆上吊着瓦瓯,留守的鲜卑人在篝火边相围而坐,烧烤着兽肉,困苦的鲜卑父老,穿着兽皮衣,仍然过着狩猎生活。

我们可以推断,当年的大迁徙仍留下许多部众。他们生活在远离中原历史大舞台的大鲜卑山中,抗拒着周边兴起的诸国与部族的袭扰与兼并。生存在与匈奴、柔然、契丹、乌洛侯等民族聚居地的空隙里,他们是否会更加怀念着当年远涉的祖先和子孙?他们还有着什么样的希冀?但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留下来的鲜卑遗民们,一直守护着先祖的旧墟石室,直到千百年之后,鲜卑人的子孙们仍然没有淡去眷恋的情节。

迁徙途中鲜卑遗民聚居的部落,袅袅的炊烟及林间数处熏蚊虻的浓烟在缭绕,林间的驯鹿在徜徉,高高倾斜的“天梯”上,搭着梅花鹿仍保留着头角的皮张。犬吠,猎鸣,咚咚的萨满鼓声,惊叫飞过的松鸦。斜人柱前躺着一个病人,在皮褥子上哼哼着,进入脱魂状态的女萨满倒在地上,族人捧上一个桦皮碗,桦皮碗中盛着鲜血淋漓的鹿的心肝和肠肚,女萨满醒来,端起奶碗饮下,缓缓站起,把鹿的内脏贴在发病人相应的部位……女萨满拿起燃着的艾蒿束,再次敲响神鼓做法。

这是蒙古族与中国北方某些少数民族治病的老验方,相传延续使用至十九世纪末二十年代初。这种集巫术的心理暗示与医药结合的疗法,一般由萨满来完成。在汉族的中医治疗中,有一种说法称为“齐类比顶”,应该是对这种医术的理论解释。

大漠丘陵草原 契丹部生活地域。

大漠炊烟,丘陵下树林边出现以车结阵的营帐,祭祀队伍已经宿营。李敞和身披铠甲的库六官登丘远望,远处,两绺垂耳、

头顶剃发的髡发契丹人使者率领着武士在草原上缓辔而行,他们向前驱赶着牛羊,突然有数骑契丹人向李敞营地奔来,他们互相说着什么,契丹人的胡笳声更响亮起来了。篝火熊熊,围着篝火而坐的北魏军兵,李敞、库六官和契丹使者互相敬酒交谈,北魏的乐人在即兴地表演着舞乐。

契丹人在西汉时期生活地域北至呼伦贝尔南缘,南至辽河以南地域。契丹人源自鲜卑的一支,曾目睹了拓跋鲜卑南迁的经过。当拓跋鲜卑举部由大泽周边迁出,契丹人应该向北方扩展占据了这里。契丹人对北魏王朝的兴起也许会有许多感想。他们在以后的岁月里也兴盛而起,建立起辽国,与北宋王朝抗衡,为占据中华历史大舞台的中心而做过一次次尝试。

大鲜卑山山林中,北魏军兵砍伐树木,斩棘开路,他们将车辆上的物品驮载马上,在茂密的林中艰难跋涉,登上山岭。北魏祭祀军兵望着岭下,河谷中湍急的河流,河旁伐树扎着木筏的人们……

突然,猎犬汪汪地叫起来,惊恐的飞禽走兽,划破了大鲜卑山的宁静。狩猎的北魏遗民不知所措,北魏祭祀军兵把遗民们围住,李敞、库六官通过通译向他们说起:“我们是鲜卑人,回来祭拜祖洞——旧墟石室。我们的祖先,在很久很久之前,就是从这大鲜卑山走出,到了中原,建立了北魏王朝。”他们听后又惊又喜,还有些担忧地看洞下的李敞、库六官及祭祀队伍。

我们无法寻找一千六百余年前的鲜卑先民们使用何种语言,也无从确定已经使用汉语、汉字的北魏王朝的特使李敞用何种语言与遗民父老交流。鄂伦春人生活在大鲜卑山时间最久,解放前仍处于氏族公社阶段。在呼伦贝尔的蒙古族为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达斡尔族为阿尔泰语系蒙古

语族,鄂温克族为通古斯—满语族北语支;鄂伦春族为满—通古斯语族北语支,这些民族都源自于鲜卑,在语言上有许多相同之处。

风情别致的拓跋鲜卑遗民营地:半地下的“斜人柱”穹顶升起的炊烟;空地间拢起驱赶蚊虻的烟火;一堆一堆燃烧的篝火,瓦瓯中的野猪油中粗粗的灯草闪耀着火焰。欢聚在篝火边的军兵与遗民部众畅饮……咚咚的神鼓响起来,法号长鸣,佛号声声,我们称之为萨满。

在旧墟石室地上,右边的祭台摆放(拴)着白马、乌牛、羊三牲祭品,香炉中插着香,炉前插着一排排蜡烛,僧众与乐伎立于台下。左边的祭台上摆放着鹿、狗、野猪祭品和一排排未燃的火把。奏着乐器的僧侣,诵经的僧侣,虔诚祷祝,大萨满把手中的双面鼓抛起助威。

拓跋焘曾严令禁止官民私养沙门与巫师,但仍不能禁住佛教的兴起,云冈、龙门、敦煌的石窟佛龛,及在北魏时建起的众多寺院就是最好的说明。我们的演绎试图解说鲜卑遗民们的宗教与文化的演变与交融。双面神鼓成为单面神鼓及萨满教的传说,来自于蒙赫达贵《巴尔虎蒙古史》一书的描述。千百年来,佛教与萨满教共存,应该视为两教的宽容吧。

北魏祭祖大典开始,号炮连声,古乐声起,僧侣们点燃香烛,萨满们点燃火把,李敞、库六官与众人三拜九叩,李敞捧着祭文走上石室平台,朗诵起祝文:

维太平真君四年癸未岁七月廿五日,天子臣焘,使谒者仆射库六官、中书侍郎李敞、傅胤,用骏足、一元大武、柔毛之牲,敢昭于皇天之神:

启辟之初,佑我皇祖,于彼土田,历载亿年,聿来南迁。应受多福,光宅中原。惟祖

惟父,拓定四边。庆流后胤,延及冲人。阐扬玄风,增构崇堂。剋擒凶丑,威暨四荒。幽人忘遐,稽首来王。始闻旧墟,爰在彼方。悠悠之怀,希仰余光。王业之兴,起自皇祖。绵绵瓜瓞,时惟多祜。归以谢施,推以配天。子子孙孙,福祿永延。荐于皇皇帝天,皇天后土,以皇祖先可寒配,皇妣先可敦配。

尚飨!

东作帅使念酋

北魏军兵与遗民们用树杆搭建着祭台,刻石的工匠在勒石,石壁上已勒下数行祝文……

石头是数千年不朽的物质,中华各兄弟民族都在摩崖石刻或碑刻上留下画面、符号和文字,把那一段历史记录下来。北魏太平真君四年农历七月间,北魏皇帝拓跋焘派遣使者李敞、库六官回归石墟祭祖,凿刻下这篇祭文。祭文为竖行,通高七十厘米,通宽一百二十厘米,十二整行,每行十六字不等,余为半行,是抬头另行与题名。全文二百零一字,汉字魏书,隶书意味浓重,风格古朴苍劲。这就是《魏书》记载的“旧墟石室石刻祝文”,至2010年,已守候着北魏的旧墟石室——今日嘎仙洞一千六百六十七年。

大鲜卑山1667年前北魏拓跋鲜卑盛大祭祀,记录在旧墟石室入口处的左侧壁上,那也许是大鲜卑山遗民最隆重的时刻,最喜庆的节日。鲜卑人的祖洞,如今已称为嘎仙洞,鄂伦春人给这座灵蕴的山洞赋予了很多奇妙的传说,并把这里视为自己的祖洞。明月年年初照人,阴晴圆缺的月儿,看着人世的沧桑,照着古人,照着今人……

我们沿着历史长廊看到:拓跋毛、推寅、拓跋诘汾、拓跋力微,建立北魏的道武帝拓跋珪、建立东魏的孝敬皇帝善见、建立北齐的文宣帝高洋、建立西魏的文帝元宝

炬、建立北周的孝闵帝宇文觉以及隋文帝杨坚、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

鲜卑人在历史的大舞台做了一段精彩的表演，虽然他们作为集团在政治上最终消亡了，但却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没有鲜卑人，便没有南北朝，没有隋朝与盛唐。鲜卑人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创造的辉煌文化艺术，是中华民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支奇葩。

拓跋鲜卑原是一个森林游猎民族，大兴安岭深处至今仍保留着一些刚刚定居下来的森林游牧民族，如鄂伦春族、鄂温克族等。

同草原游牧民族或农耕民族比较，森林游猎民族有更大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研究民族文化史和人类文明史都具有重要意义。不过，人们对此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尤其在历史学领域，很少有人论述森林民族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因而人们都认为拓跋鲜卑只是一个游牧民族，并不了解其初原为森林游猎民族。

幸好，鲜卑人当年的生态环境至今仍保留在这里。尤其是在同一生态环境中生存至今的森林游猎民族，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及心理素质和积淀下来的历史文化基因，为我们研究鲜卑民族文化，

乃至人类早期文化史，都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社会化石。

今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的游猎民族所剩不多，只能说是历史上森林游猎民族的子遗。惟其如此，研究这些民族也就更有特殊的紧迫性。

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看，这部分仅存的森林游猎民族可以说是人类童年的缩影，是保留在今天的活历史。

今天，我们再也吃不到先人用弓箭射杀的狍鹿，用石锄石犁种出来的糜稗，甚至戴不上他们灵巧的双手制作的石佩玉饰。也就是说，先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绝大部分已消失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但他们的精神文化成果却世代传递，不仅影响着今天，还影响着明天。

如果你能和我们一起走进萨满神圣的祭坛，一起去遨游嘎仙洞这瑰丽的神话世界，就会通过扑朔迷离的宗教云雾，感悟到我们的先人在大自然威力下不屈的灵魂，顽强的生存意识，勇于开拓的内在原因。

注[1] 阿娇儒，鄂伦春族的萨满一般分为“阿娇儒”萨满和“德勒库”萨满两种。“阿娇儒”萨满，即氏族萨满。